

马里安全困境长期化 和复杂性探析^{*}

梁 凯 宁

内容提要 马里是非洲萨赫勒地区贫困、政变、冲突和气候变化的一个缩影，汇集了破坏非洲稳定的所有动态因素。本文以现有研究为基础，探究马里国家安全困境长期化的具体表现、深层根源及严重影响。受殖民主义、气候变化、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等因素影响，马里形成了长期化、复杂化的安全困境，具体表现为农牧民冲突、“圣战”运动、城市骚乱和军事政变等。这种长期化、复杂化的安全困境深刻影响着马里国家发展态势，如果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将会严重破坏国家统治基础，危害国家统一，还将进一步加深民族裂痕，影响国民意识的构建。鉴此，利益相关方应当通力合作，共同铲除安全困境滋生的土壤，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

关键词 马里安全困境 农牧民冲突 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

作者简介 梁凯宁，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萨赫勒地区横跨非洲大陆，西起大西洋，东至印度洋，贯穿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苏丹的部分地区。^①该地区环境恶劣、局势动荡，还经常遭受恐怖主义威胁，域内国家由此陷

^{*} 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专硕“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关切问题探析”（23WKY131）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上海师大世界史项目、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和教育部区域和国别培育基地——非洲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① 《联合国成立安全与发展问题独立高级别小组应对萨赫勒危机》，联合国新闻，2022年9月25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09/1110411>，访问日期：2023年5月10日。

入长期安全困境。^① 其中，安全形势严峻的萨赫勒国家马里是最典型的代表。进入 21 世纪后，马里国家安全面临多重挑战，具体表现为城市骚乱、农村纷争、“圣战”叛乱和军事政变等方面，其根源在于贫困以及殖民主义后遗症持续性发酵。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马里安全困境已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内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聚焦极端主义、族群冲突等主题，研究广度和深度均相对不足。^② 国外方面，研究切入点小但较为深入，对相关议题的梳理也十分全面，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即片面地将失败归结于马里政府，而淡化或忽略殖民主义历史的消极影响。^③ 有鉴于此，本文以现有研究为基础，探究马里国家安全困境的具体表现、深层根源及严重影响。

马里安全困境的多重表现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马里陷入长期安全困境，具体表现如下：其一，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为了争夺土地和水等稀缺资源，农牧民爆发激烈冲突；其二，城市发展导致人口聚集，但较低的经济水平无法完全满足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因而容易引发城市骚乱；其三，恐怖主义思想的传播，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使马里成为整个萨赫勒地区“圣战”运动最活跃的地方；其四，邻国恐怖组织、域外大国及非政府组织的层层渗透，导致马里反复发生军事政变。

（一）农牧民冲突：环境因素导致的非典型纷争

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与会代表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世界不能团结起来缓解气候变化产生的消极影响，非洲将不得不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次生灾害，包括干旱、海平面上升、水资源短缺以及愈加频繁的恶劣天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已成为脆弱地区的“风险倍增器”。对于马里来说，该国气

① Y. H. Zoubir, “On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Sahel,” *Security Mediterranean Yearbook 2017*, European Institute of the Mediterranean, pp. 134–140.

② 参见潘华琼《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兼论马里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西亚非洲》2013 年第 4 期，第 35—53 页；陈阿龙《族群冲突、极端主义与马里安全形势》，《中国非洲学刊》2022 年第 3 期，第 105—118 页。

③ Dona J. Stewart, *What is Next for Mali? the Roots of Conflict and Challenges to Stability*,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Morten Bøås and Liv Elin Torheim, “The Trouble in Mali—Corruption, Collusion, Resist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4, No. 7, 2013, pp. 1279–1292; Jean Ping, “The Crisis in Mali: Outline the Cours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35, No. 3, 2014, pp. 22–25.

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1.5 倍,^① 同时环境监测记录显示马里的降水量也在不断下降,这将直接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尤其是对农牧民影响极大。为了争夺水资源,农牧民之间已爆发多次冲突,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加剧了双方的仇恨与互不信任。

实际上,马里并非萨赫勒地区爆发农牧民冲突的唯一国家,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均出现类似问题,但马里的农牧冲突具有自身特点:第一,阿拉伯人、图阿雷格人与多贡人是主要参与方;第二,由生态问题引起的纷争与马里北部地区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产生叠加效应;第三,马里成为农牧民冲突引发其他安全问题的溯源地。2016 年后,马里暴力冲突升级与扩散就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马里冲突外溢到萨赫勒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农村地区,各种消极影响随之产生。例如,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等国曾关闭多所农村学校,恐怖主义氛围日益浓厚,农村接收的人道主义援助减少,农村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②

如今气候变化已成为马里亟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随着湖泊干涸或消失,沙漠化日益严重,地下水愈发稀缺,马里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农民生活压力剧增,社区也被迫迁移。2021 年马里因干旱失去 9 万公顷的粮食收成,300 多万人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③ 由于气温上升和粮食需求增加,农牧民冲突问题愈演愈烈。相关研究对此发出警告,气候变化引起的干旱是萨赫勒地区暴力冲突的直接驱动力,最终将导致人们的行为日益激进化,具体表现是农牧民为控制土地恶性竞争乃至爆发冲突。^④

(二) 城市骚乱: 失业导致的内向型冲突

马里青年人口较多,但失业问题严重,大多数人处于失业状态,只有较少一部分青年能在正式的私营或公共部门找到工作。失业率过高影响到人们生计,进而会引发另一种内向型安全困境——城市骚乱。为了更具体地呈现马里因失业

① Tanveer A. Butt, Bruce A. McCarl and Alpha O. Kergna, "Policies for Reducing Agricultural Sector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in Mali," *Climate Policy*, Vol. 5, No. 6, 2006, pp. 23–26.

② Nancy Benjamin, "Northern Mali and the Governance Frontier," *The Broker Online*, 2016, <http://www.thebrokeronline.eu/northern-mail-and-the-governance-frontier-d50/html>, accessed May 4, 2023.

③ 《马里局势》, 联合国网站, 2022 年 10 月 3 日,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610/14/PDF/N2261014.pdf?OpenElement>, 访问日期: 2023 年 5 月 6 日。

④ "Sahel: the World Most Neglected and Conflict-Ridden Region,"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https://www.nrc.no/shorthand/fr/sahel-the-worlds-most-neglected-and-conflict-ridden-region/index.html>, accessed May 6, 2023.

问题引发的城市骚乱，本文将以典型代表莫普提市（Mopti）为分析对象。

首先，莫普提市的区位条件使其具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该市位于马里中间走廊和著名的历史断层线，^① 即马里南北两大文明、种族、宗教区域的交汇点。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南北分裂的前沿城市，既被中央政府统治下的南部地区看重，又被“圣战”分子占领的北部地区垂青。其次，青年失业问题比较严重。莫普提市可用土地非常有限，比大多数马里城市的人口更密集，从而引发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城市骚乱埋下隐患。^② 再次，莫普提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渔业较为发达。该市拥有几十万渔民，生产各类熏鱼、干鱼产品，这些产品不但热销非洲国家，还打开了欧洲市场，因此莫普提市被称为“马里鱼都”。除此之外，它还是马里优秀的旅游胜地，但是受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公共卫生危机等因素叠加影响，近年来莫普提市的旅游业和渔业遭到重创，导致失业问题愈加严重，成为城市安全的重大隐患。

事实上，莫拉提市只是马里城市骚乱问题的典型缩影，马里中部城市的骚乱问题已成为普遍现象，科纳（Kona）、塞瓦雷（Sévaré）、苏富鲁莱（Soufouroulaye）、多戈（Dogon）和佩尔（Peul）等城市均受此影响，尤其是位于马西纳三角洲（Macina Delta）的多戈和佩尔。在这些城市，失业及族群暴力迫使敏感而愤怒的当地人加入武装或民兵组织，从而加剧了暴力冲突，破坏了城市稳定。^③ 从某种程度来说，近年来马里中部城市的骚乱问题已经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

（三）“圣战”运动：历史和宗教因素夹杂下的复杂矛盾

恐怖组织遍布马里，尤其是北部地区。这些组织以“圣战”为旗号，通过贩毒、绑架、抢劫和人口贩卖等方式获取丰厚收入。^④ 自 2016 年以来，马里因“圣战”运动伤亡的人数增加了 5 倍。如今，马里北部地区已然成为整个萨赫勒地区“圣战”运动最活跃的地方，这也使马里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安全困境，从而加剧了萨赫勒地区安全威胁。

① Grégory Chauzal and Thibault van Damme, “The Roots of Mali’s Conflict Moving Beyond the 2012 Crisis,” *CRU Report*, Vol. 23, No. 1, 2015, pp. 22–24.

② Cédric Jourde, Marie Brossier and Modibo Ghaly Cissé, “Prédation et violence au Mali: élites statutaires peules et logiques de domination dans la région de Mopti,” *Revue canadienne des études africaines*, Vol. 53, No. 3, 2019, pp. 3–9; Jaimie Bleck, Abdoulaye Dembele and Sidiki Guindo, “Malian Crisis and the Lingering Problem of Good Governance,”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5, No. 1, 2016, pp. 23–25.

③ Aurélien Tobie, “Central Mali: Violence, Local Perspectives and Diverging Narratives,” *SIPRI Insights on Peace and Security Paper*, Vol. 14, No. 5, 2017, pp. 17–18.

④ 潘华琼 《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兼论马里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第 37—38 页。

首先,“圣战”运动导致的安全困境与萨拉菲“圣战”组织有较大关系。萨拉菲“圣战”组织由多个小型组织构成,这些小型组织因共同的目标和历史走到一起,并在萨赫勒地区创造出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生态系统。^① 萨拉菲“圣战”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阿尔及利亚内战,后外溢至萨赫勒地区,并不断发展壮大。从2013年开始,法国的军事干预削弱了马里“圣战”组织的势力,但“圣战”组织在2017年卷土重来并实现“大团结”,它们在马里北部地区建立了统一的萨拉菲组织“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ama'at Nusrat al Islam al Islamicwal Muslim JNIM)^②。该组织整合了宗教化的“圣战”组织和世俗化的反叛组织,谋求占领马里北部甚至中部地区。^③ 当前,萨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并未能阻止萨拉菲“圣战”组织的蔓延。^④ 通过融入和渗透,萨拉菲“圣战”组织的影响力和利益链实现了动态发展。^⑤

其次,“圣战”运动的另一个“导火索”是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 MNLA)。该组织掺杂了不同网络的“圣战”分子,包括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以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等。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要求马里政府给予阿扎瓦德地区(包括廷巴克图、加奥和基达尔)更大的自治权。^⑥ “圣战”分子还成功建立了具有巨大破坏力的跨国网络,严重影响周边地

-
- ① Kari M. Osland and Henriette U. Erstad, “The Fragility Dilemma and Divergent Security Complexes in the Sahel,”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5, No. 4, 2020, p. 4.
- ②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最初由“伊斯兰卫士”“马西纳解放阵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撒哈拉分支和“穆拉比通”等4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都与“基地”组织有联系。
- ③ Erin Foster – Bowser and Angelia Saunders, *Security Threats in the Sahel and Beyond: AQIM, Boko Haram and al Shabaab*, NATO Civil – Military Fusion Centre, April 2012,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Full_Report_3818.pdf, accessed March 8, 2023; Modibo Goita, “West Africa’s Growing Terrorist Threat from Confronting AQIM’s Sahelian Strategy,”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https://apps.dtic.mil/sti/pdfs/ADA546783.pdf>, accessed March 8, 2023; Andrew Lebovich, “AQIM and its Allies in Mali,”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ebruary 5, 2013,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aqim-and-its-allies-in-mali>, accessed March 8, 2023.
- ④ Richard Philippe Chelin, “From the Islamic State of Algeria to the Economic Caliphate of the Sah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3, No. 2, 2020, pp. 12 – 34.
- ⑤ “We Used to be Brothers: Self – Defense Group Abuses in Central Mali,” Human Rights Watch, December 2018, <https://www.hrw.org/report/2018/12/07/we-used-be-brothers/self-defense-group-abuses-central-mali.html>, accessed March 10, 2023.
- ⑥ Alex Thurston, *Jihadists of North Africa and the Sahel: Local Politics and Rebel Group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3 – 27.

区安全。^① 截至 2022 年，因“圣战”运动引发的马里安全困境仍在持续。^②

（四）军事政变：外部势力对马里的渗透

马里爆发军事政变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大批图阿雷格人、阿拉伯人逃离马里，并加入利比亚军队，为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而战。^③ 卡扎菲倒台后，这些士兵返回国内，引发武装叛乱，马里政府随即派兵镇压。2012 年，政府军部分士兵临阵倒戈，发动军事政变，马里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直到今天，马里仍受军事政变的影响，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实际上，军事政变是外部势力对马里的一种渗透。

首先，邻国恐怖组织的渗透。由于独特的地理构造，马里国界线较长，邻国相对较多，边界形势较为复杂。此外，邻国都是不稳定或政府治理缺失的国家，尤其是萨赫勒中部和北部地区还呈现出巴尔干化特征，安全困境尤为凸显。当前，马里北部地区已经受到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邻国恐怖势力的重点关注，它们将该地区视为自己的新基地。

其次，域外非政府组织的渗透。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区域性伊斯兰宗教运动在马里北部地区扮演着文化和安全提供者的角色。例如，中东非政府组织在马里北部地区传播具有本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这种新模式加持下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挑战了南部地区宗教宽容的思想传统，进而从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加深了马里南北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后，域外大国的渗透。作为殖民帝国，从 19 世纪起，法国就统治着西非大部分地区。尽管西非国家大多在 20 世纪 60 年代获得独立，但法国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军事存在，并控制着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的金融与货币。通过潜移默化的政治与经济控制，法国成为马里的“幕后主人”。^④ 而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亟待恢复昔日在非洲的强大影响力，但碍于自身实力不足，便采取扬长避短的方式，利用军事和道义手段积极介入非洲事务。例如，在安全局势紧张时期，俄罗

① Anouar Boukhars,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Africa’s Extremist Insurgencie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4, No. 5, 2020, pp. 12–18.

② “Sahel 2021: Communal Wars, Broken Ceasefires, and Shifting Frontlines,”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June 17, 2021. <https://acleddata.com/2021/06/17/sahel-2021-communal-wars-Broken-ceasefires-and-shifting-frontlines/>.html, accessed March 15, 2023.

③ 潘华琼 《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兼论马里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第 43 页。

④ Muhammad Dan Suleiman and Hakeem Onapanjo, “Why West Africa Has so Many Coups and How to Prevent More,” *The Conversation*, February 15, 2022, <http://theconversation.com/why-west-africa-has-had-somany-coup-and-how-to-prevent-more-176577.html>, accessed March 17, 2023.

斯呼吁首先要了解马里政府的立场，给予并尊重马里政府“说话的权力”，以此彰显自身存在感。^①

马里安全困境的原因分析

马里安全困境集中表现在农牧民冲突、城市骚乱、“圣战”运动和军事政变等方面。这些安全困境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西方殖民主义、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等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导致马里陷入长期性、复杂性的安全困境。

（一）西方殖民主义留下的祸根

西方殖民者“过于草率”的领土划分是马里安全困境形成的主要根源。殖民者划分领土不以民族、历史、文化为基础，也不以山川、河流、湖泊等地理标识为依据，而是直接以地图经纬度为标准，这种方式打乱了传统秩序和社会机理，因而很难形成一个拥有统一国民意识的现代国家。实际上，这一现象在萨赫勒地区甚至世界其他地区都有所表现，只是在马里尤为明显。^②作为殖民者惯常使用的操纵手法，这种领土划分方式的目的是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反而激活了尘封于历史的矛盾、冲突和痛点，最终带来的结果也必定是一座等待点燃的“火山”。

历史上，牧民在干旱季节会向水草肥美的南方迁移，此时的牧民还与农民维持着良好关系，比如农民经常用粮食去交换牧民的肉奶制品。但是随着殖民者入侵，这种良好关系因殖民者挑唆和商品经济强行介入而逐步改变。一方面，殖民者利用优势地位，向农民倾销肉、奶、蛋等畜牧产品，同时又向牧民推销和贩卖粮食，这导致农牧经济的互补链条被打断，农牧民的良好关系失去了经济基础。^③另一方面，殖民者很快就发现了当地社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利用，例如他们使用离间手段，拉拢人数相对较少的图阿雷格人，此举激化了当地族群矛盾。

① John Irish and David Lewis, “Exclusive Deal Allowing Russian Mercenaries into Mali is Close,”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world/africa/exclusive-deal-allowing-russian-mercen-riesint-mali-is-close-sources-2021-09-13/>, html, accessed March 17 2023.

② Stig Jarle Hansen, *Sahel and Rift: Fault-lines of the African Jihad*, Hurst & Company, 2019, pp. 68-70.

③ 李文刚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超越民族宗教因素的解读》，《西亚非洲》2018年第3期，第74页。

城市骚乱、“圣战”运动和军事政变也与殖民主义有关。随着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推动城市化，非洲城市数量逐渐增多、规模逐渐扩大，这固然符合西方现代化标准，但却脱离非洲实际情况，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速度的不匹配，为今天的城市骚乱埋下伏笔。“圣战”运动的兴起是殖民者引入的基督教与从马格里布传入的伊斯兰教发生地缘碰撞的结果。极端主义者借用“圣战”之名对抗中央政府，冲突难以遏制，马里因此成为安全黑洞。军事政变亦是如此，殖民历史使马里受域外势力的影响较大，随着中央政府日益弱势，反叛势力容易同境外势力勾结，尤其是与前殖民宗主国建立联系，以争取外部支持，导致军事政变和武装叛乱的火焰始终难以扑灭。

（二）气候变化的突出影响

气候变化会导致异常干旱，从而破坏种植系统，加剧土地退化并导致水资源短缺，进而引起农牧民矛盾和冲突，形成严重的安全困境。由于马里位于气候变化敏感区域，生态环境问题频发。比如，在尼日尔河谷地区，当地农民和牧民均从事密集的农业活动，这类活动既费水又占地。其中，当地农民主要种植水稻，当地牧民主要种植用于喂养牛群的波谷（burgu），而波谷生长在比水稻更深的水中。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该地区出现干旱情况越来越频繁，因此稻农经常在干旱时期侵占牧民种植波谷的土地，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农牧民冲突不断上演。^①

马里数百万民众的苦难，源于暴力冲突与气候危机的双重打击。不断扩张的沙漠、反常的天气状况和恶化的安全局势，迫使大量农民放弃耕种，牧民抛弃牲畜，逃离传统家园，举家迁移到城市。据统计，过去两年迁入城市的人数增加了两倍，^②这将提升城市骚乱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妇女高生育率和青年高失业率使马里、尼日尔等萨赫勒国家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来满足众多年轻人的生存需要，而大规模无业者尤其是年轻人在城市里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引发城市骚乱。

同样，气候危机也会触发“圣战”运动和军事政变。在农村地区，由于信

① Buddhika Jayamaha ,Jahara Matissek ,William Reno and Molly Jahn ,“Changing Weather Patterns , Climate Change and Civil War Dynamics: Institu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Sahel ,”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20 ,No. 1 ,2018 ,pp. 70 – 87; Tor A. Benjaminsen and Boubacar Ba ,“Fulani – Dogon Killings in Mali: Farmer – Herder Conflicts as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 *African Security* ,Vol. 15 ,No. 1 ,2021 ,p. 36.

② Ibrahim Ahmadu ,“Farmer – Grazier Conflict: View of a Livestock Worker on ‘Off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Handling ,” in Bassey E. Ate and Bola A. Akinterinwa (eds.) ,*Gross – Border Armed Banditry in the North East* ,Polygraphics Ventures Limited 2011 ,p. 54.

息与环境闭塞，农民相对保守，容易受宣传蛊惑。极端组织利用“圣战”运动的外衣，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甚至威胁政府。在城市，利益集团和域外势力利用涉世未深尤其是失业的年轻人，通过重诺或空头支票来鼓动他们对抗政府，加入军事集团，为军事政变积聚人力。

（三）经济发展滞后的消极影响

马里是一个内陆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农业是马里的支柱性产业，而工商业规模较小，并且几乎没有像样的正规企业。同时，马里人口增长率较高，对居民生活水平以及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构成压力。^①这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不同，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能够为青年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并将青年劳动能力转化为强劲的发展活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但是马里并没有吸纳众多青年人口就业的经济发展水平，他们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此外，马里城市化率较高，但这种高城市化率并没有为居民带来应有的便利，而是导致人口聚集，安全隐患增加。

仍以莫拉提市为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滞后会导致安全困境。历史上，种族恩怨、宗教冲突和极端势力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莫拉提，加上人地矛盾、经济衰退和失业剧增等一系列新问题，城市骚乱这一隐患爆发的几率显著增加，归根结底是由贫困引发的各类矛盾逐步激活了由来已久的安全问题。当就业、住房等资源无法满足市民需求，矛盾就会大大凸显，从而引发冲突。同时，由于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本地市场的发展严重受限，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如犯罪率高、交通拥挤和贫富差距扩大等。^②另外，本土居民在城市中并没有享受到理想中的幸福生活，而是在持续贫困的怪圈中无法自拔，在某种程度诱发了本土居民的骚乱。

（四）政府治理缺失带来的弊端

马里政府治理缺失表现在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主要由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南方人构成，不能有效吸纳北方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人的政治精英，北方部落因此抵制中央政府，谋求自治甚至独立。马里政府无法完全控制北方地区后，当地居民对中央政府缺乏认同感，如果得不到北方部族领袖的同意，中央政府的官员甚至无法访问北方村镇以及组织选举。

① “Compendium of Achievements Humanitarian and Social Affairs Director 2018 to 2022”, ECOWAS 2022 <https://ecowas.int/wp-content/uploads/2022/11/compendium-of-achievement-of-humanitarian-social-affairs-directorate-2018-to-2022.English.pdf>, accessed March 21 2023.

② 李安山：《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页。

马里政府在处理农牧民冲突时也显现出无力感。在马里历史上，农牧民矛盾长期存在，因双方矛盾或冲突尚处于可控范围内，在较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被激化。此外，马里原本构建了一套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即当图阿雷格或阿拉伯牧民为生计而迁移时，他们总会通过部落酋长与农民达成协议，如果发生抢占土地和争夺水资源的纠纷，农牧民会请求传统领袖组织调解，缓和矛盾，化解危机。马里国家实现独立后，中央政府希望对土地和农牧民冲突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因此引入打上西方烙印的各种解决机制。但这种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并未深层次考虑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最终结果是既没能发挥现代机制的管理效能，又导致传统部落冲突解决机制弱化或失效。

除此之外，马里政府对城市骚乱、“圣战”运动和军事政变的治理效果均有待提升。仅就“圣战”运动而言，马里政府根本无力应对。由于马里政府管理缺位和治理不当，尤其是忽视北方族群的正当利益，当气候危机导致水地矛盾加剧时，北方牧民没有选择向政府寻求帮助或者依赖政府调解争端，反而越来越多地加入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寻求庇护。对军事政变来说亦是如此，由于政府无法保护所有农民，大多数农民担心牧民加入“圣战”组织后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尤其是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同时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持怀疑态度，于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加入军事叛乱组织，这既能弥补政府职责的缺失，又能对抗恐怖威胁，从而保护自身安全与利益。

马里安全困境的严重影响

马里安全困境长期持续，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不仅严重影响国家统一与安全，阻碍民族国家构建，而且与萨赫勒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形势交织在一起，给本地区安全与发展造成重大威胁。

（一）破坏国家统治基础，危害国家统一

近年来，马里安全问题不断蔓延至萨赫勒其他地区。面对层层嵌套的安全危机，传统部落调解机制已经失灵，政府解决机制也虚弱不堪。这一情况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扩张空间，极端组织借助这种机会，采取多项措施，取得一定效果，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统治基础，还为自身谋求了政治资本，同时达到离间和拉拢民众的目的。

具体来说，马里政府无法实现有效管治的农牧地区本身就缺乏统治基础，当地社区往往是在无序和混乱中艰难生存。极端组织控制这些地区后，为当地居民

提供了政府无力承担的公共服务，这进一步破坏了国家统治基础。例如，“马西纳解放阵线”等组织积极协调牧民转场路线，保障牧民在马里中部的通行权，为牲畜季节性迁移提供便利，同时还在司法调解中有意帮助牧民。^① 因此，在民众寻求利益保护的过程中，极端组织通过针对性恐吓与安全秩序维护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富拉尼人社区与“圣战”组织结盟。

然而，部分富拉尼人与恐怖分子的联系会导致富拉尼平民被污名化，并使平民成为中央政府打击报复的目标。国家安全部队无差别地攻击富拉尼社区，倒逼大部分无辜的富拉尼平民与政府为敌。同时，由于富拉尼平民被强行戴上“恐怖分子”的帽子，本来普通的农牧民纷争会转化为“圣战”运动或军事叛乱等政治性问题，流入城市的农牧民还会为城市骚乱提供“营养液”。对富拉尼人而言，其陷入两难境地，要么选择与国家合作，要么臣服于恐怖分子。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可能将使马里的国家核心利益遭到侵犯。

（二）进一步加深民族裂痕，影响国民意识的构建

马里安全困境会迟滞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扩大民族裂痕，影响国民意识构建。一方面，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人是传统游牧民族，依据殖民历史划定的国家边界，他们被强行分裂到6个国家，他们的地理和社会流动性也因此受到限制。^② 尽管存在国家边界，但是他们并不认可，而是认为这片沙漠就是其流动的领土。^③ 基于共同的文化、语言和部族关系，他们之间更具认同感，尤其是图阿雷格人对于马里政府较为反感。

另一方面，来自马里南部的政府官员也对北部人存在怨恨。他们认为北部阿拉伯人和图阿雷格人是国家统一的主要障碍。因此，政治精英决心将国家工作的重心和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投入到南部地区，北部地区则逐渐边缘化，并遭到军事管制和戒严。^④ 为了防止北方影响力扩大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马里政府试图利用北方族群间的历史矛盾和种族紧张关系分裂北方统一战线。历史上，北方族群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传统权力关系和资源利用的规则往往优先考虑富拉尼牧

① 《马里局势》，<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610/14/PDF/N2261014.pdf?OpenElement>，访问日期：2023年3月15日。

② 潘华琼《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兼论马里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第52页。

③ William J. Foltz, *From French West Africa to the Mali Feder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34–60.

④ Andy Morgan, “The Causes of the Uprising in Northern Mali,” Think Africa Press, April 6, 2012, thinkafricapress.com/mali/causes-uprising-northern-mali-tuareg.html, accessed March 24, 2023.

民，但总体上处于一种微妙平衡，社会关系比较稳定，彼此相安无事。^① 然而，进入殖民时期后，欧洲治理规则被强加于传统习惯之上，改变了传统社区的权力结构。为满足殖民国的原料供应和商品市场，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开始得到重视，富拉尼人的地位则相对下降，这造成富拉尼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甚至爆发冲突。^②

另外，殖民统治者还利用分区选举制度，使某些图阿雷格部落优于其他群体或阿拉伯社区。这一策略的直接后果是阿拉伯人和图阿雷格人失和，从更长期来说，导致北方部落陷入深深的对立敌视状态。安全困境长期化不但会引发危机，而且还会加剧紧张的安全形势，进一步破坏国家稳定和统一。考虑到马里缺乏良好的经济基础、持久的和平保障、宽容的社会环境，如果安全困境长期无法解决，那么本已存在的民族裂痕会被进一步被撕裂，国民意识构建则将永远不能完成。

结 语

马里是萨赫勒地区、非洲大陆乃至世界上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深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考验。近年来，由于各种动态因素驱动，马里陷入城市骚乱、农村纷争、“圣战”运动和军事政变等安全困境，且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趋势。要想真正实现马里和平与发展，利益相关方应当通力合作，共同铲除安全困境滋生的土壤。国际社会应对马里局势予以足够重视，并在联合国框架下，为该国提供必要援助。同时，国际社会还应当积极扶持当地发展，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基础。马里则需积极响应国际社会提出的倡议，从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角度加强治理，由内向外推动国家发展，从而走出安全困境。

（责任编辑：贺杨）

① Modibo Ghaly Cissé, *Understanding Fulani Perspectives on the Sahel Crisis*,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0, pp. 23 – 37.

② Robyn Dixon and Jane Labous, “Gains of Mali’s Tuareg Rebels Appear Permanent, Analysts Say,” *The Los Angeles Times* 2012, pp. 15 – 40; Horand Knaup, “Fighting in Mali Adds Chaos to Troubled African Region,”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 2012, pp. 12 – 14.

introduced Cold War factors an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to the Chadian Civil War ,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bankruptcy of Libya's interference in the Chadian Civil War. This is also an exampl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in the situation of Africa.

Keywords: Libya ,foreign interference ,Chad's civil war ,subversive diplomacy , Aouzou Strip

Authors: Liu Le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069) ; Wang Hongjing ,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Histor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069) .

An Analysis of the Long – Term and Complexity of Mali's Security Dilemma

Liang Kaining

Abstract: Mali is a microcosm of poverty ,coups ,conflicts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Sahel region ,bringing together all the dynamic factors that undermine stability in Africa.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root causes ,and deep impacts of Mali's national security dilemma. Due to factors such as colonialism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Mali has developed a long – term security dilemma ,which is manifested in conflicts between farmers and herdsmen , jihadist activities , urban riots , and military coups. This long – term security dilemma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Mali's national development. If there is no effective solution ,it will seriously undermine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ndanger national unity ,and further deepen ethnic crack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all relevant part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root out the soil of security dilemmas ,and maintain 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Keywords: Mali's security dilemma ,conflicts between farmers and herdsmen , terrorism ,climate change

Author: Liang Kaining ,PhD candidate of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